

# “好”的多功能语义地图\*

叶婧婷

[摘要] 本文从类型学视角考察了中国境内 50 种民族语言或方言中“好”的形式与功能的对应关系，主要聚焦于与“好”相关的五种功能：“评价”“效果好”“完成”“容易”“程度”。本研究借助“多维尺度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基于类型学考察绘制出语义地图，展示了“好”的五种功能在概念空间中的分布。不同语言在此概念空间中形成各自的切割模式。总体上，“评价”与“效果好”的概念距离最近，其次是“完成”，而与“容易”“程度”的概念距离相对较远。“好”用于表达“完成”或“容易”的语法现象可能是东亚语言的区域特征，该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语言的语法研究中较为罕见。

[关键词] “好” 语义地图 概念空间 少数民族语言 类型学

## 一 引言

在世界语言中，普遍存在“好”这一概念。Dixon (1977) 在形容词的跨语言研究中指出，“好(good)”在语言中通常被编码为形容词，属于“价值(VALUE)”类。在跨语言材料中，该概念展现出了多功能性。针对“好”的语义分类，“跨语言共词化数据库(第三版)”(CLICS3, Rzymski et al. 2019)已搜集了详尽的词汇材料，其中与“好”最为相关的有“美丽(beautiful)”“正确(correct)”“健康(healthy)”等语义。然而，CLICS3 数据库仅涉及与“好”关联的相对“实在”的词汇语义，未涉及相对“虚化”程度较高的语义，例如“他好高”(“好”表达“很”的意思)、“他看好了”(“好”表达“完成”的意思)。此类现象汉语学界已有深入探讨(张定、丁海燕 2009；任荷 2023 等)。在汉语中，“好”除了基本语义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虚化程度较高的功能。然而，相关的跨语言表现国内外学界却鲜有讨论。《语法化的世界词库(第二版)》(Kuteva et al. 2019:219-220、485)虽然也涉及“好(good)”的语法化情况，但仅仅提到“好”可以语法化为“允许(permission)”这一语义，完全没有提到“好”的其他用法。这或许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视角局限。

本文旨在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语义地图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通过系统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文献中“好”的多功能分布情况，构建“好”的语义地图，从而揭示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和差异，为进一步理解其语法功能提供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好”多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23WYYB002)”资助。本文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桂林，2024年10月19日—20日)上宣读，李云兵、李煊、久西杰、姜礼立四位老师提出了宝贵建议。龙从军老师提供了语料查询平台支持，李煊和杨小燕两位老师为本文提供了语料。在此一并致谢。此外，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文中错漏之处均由作者负责。

功能模式的认识，也将为语义地图模型的应用提供新的实证案例。

## 二 “好”的“比较概念”及其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表现

### (一) “好”的“比较概念”

在类型学的跨语言比较中，构建适用于跨语言样本中所有语言的“比较概念”至关重要 (Haspelmath 2010)。跨语言“比较概念”与具体语言的“描写范畴”处于不同的层面，前者适用于所有语言，后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语言。每种语言都可能有其特殊的、仅适用于其自身的语义语法范畴，这些范畴的形式特征可能表现出很大的跨语言差异。因此，若不进行明确区分，便可能引发概念层面的混淆以及不恰当的比较。虽然在具体的操作中，甚至在术语的使用上，“比较概念”和“描写范畴”都展现出很紧密的关系，但明确区分这两个层面，对于深化语言描写，提升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跨语言比较研究的有效性，都是十分必要的。

汉语中的“好”已经有非常详细的描写<sup>①</sup>。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好”字有多达17个义项。这体现了“好”在语言使用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 1999:256-257)对“好”的不同用法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阐述。基于吕先生的分析，本文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选取了以下几种语义作为“比较概念”<sup>②</sup>:

- a. 评价，例如“好人”“好事”(优点多);
- b. 效果好，例如“好吃”“好看”“好玩”;
- c. 完成，例如“做好了”表达“做完了”;
- d. 容易，例如“这座山好爬”表达“容易爬”;
- e. 程度，例如“这座山好高”表达“很高”。

选择这几种语义功能作为“比较概念”，并不意味着在民族语言中仅涉及这些用法，而是因为在现有的材料中，这几类是最容易获取的。另一方面，这些功能在笔者所考察的语言材料中，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形式差异，可以相对全面地刻画“好”在不同层面的多功能现象。

### (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好”的多功能表现

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好”的功能有不同的表现。在那斗语中，“好”的分布与汉语类似，可以用于本文所调查的五种语义。如例(1)所示<sup>③</sup>:

那斗语 (符昌忠 2020:58、104、123、132、264)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选取汉语作为参照，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汉语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二是因为在中国境内，汉语使用范围广。汉语方言和普通话长期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频繁接触，后者或多或少受到了汉语的影响。

<sup>②</sup> 选取这几种语义，也是拘于材料的限制。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评价”和“效果好”似乎没有太大差异，例如“好人”和“好看”似乎都与“评价”相关。但要注意，这两个比较概念并不完全对应其字面意思（这里所说的“评价”主要对应吕先生所说的“优点多”）。“评价”和“效果好”的差别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在语料中，编码为“评价”的成分，是针对实体而言的（“好人”中，“人”是名词），而编码为“效果好”的成分，是针对于动作而言的（在“好吃”“好看”中，“吃”和“看”都是动词）；第二，被编码为“评价”的成分，既可以是构词成分（如“好人”），也可以独立充当句法成分（如“这个人很好”），而被编码为“效果好”的成分，倾向于以构词语素出现。

<sup>③</sup> 文中例子的标注符号缩写说明如下。3: 第三人称；CLF: 量词；GEN: 领属；INT: 疑问语气词；PFV: 完成体；PL: 复数；RES: 结果体；SG: 单数。举例后括注内容为作者所加，下同，不另说明。

- (1) a.  $\eta a^{33}len^{11}$  好人(评价)  
人 好  
b.  $len^{11}zui^{25}$  好看(效果好)  
好 看  
c.  $vo^{42}len^{11}le^{11}$  (房子)建好了(完成)  
做 好 了  
d.  $lej^{11}vo^{42}$  (这工作)好做(容易)  
好 做  
e.  $lej^{11}lun^{42}$  好圆(程度)  
好 圆

但另一些语言却与汉语的情况不同。例如在甘孜藏语中，表达“评价”语义用  $ja^{31}wu^{55}$ 。但是，表达“程度”和“完成”语义却用与  $ja^{31}wu^{55}$  毫不相干的形式：表达“程度”用  $de^{31}po^{55}$ ，表达“完成”用  $ga^{55}ga^{55}$ 。如例(2)中所示：

甘孜藏语(燕海雄、江荻 2016:18、26、41)

- (2) a.  $\eta a^{14}na^{55}ja^{31}wu^{55}ji^{31}$ . 我是好人。  
我 人 好 是  
b.  $de^{31}po^{55}tsha^{53}$  很冷  
很 冷  
c.  $khu^{55}wa^{55}sa^{55}pa^{55}ga^{55}ga^{55}pa^{55}\theta^{31} tsha^{33}?$  新房子盖好了吗?  
房子 新 完 盖 INT PFV

一些语言受到汉语影响，通常有两个表达“好”的不同形式，其中一个形式很明显是从汉语借来的。如居都仡佬语中， $gi^{33}$  可以用于表达“评价”和“完成”，但“效果好”一般用  $hau^{33}$  表达，如例3所示。 $hau^{33}$  很可能是来自汉语的借词。

居都仡佬语(康忠德 2011:17、178、145)

- (3) a.  $i^{55}ar^{31}tsa^{35}ma^{33}tu^{31}pei^{35}thai^{35}gi^{33}do^{31}$ . 我有一件围兜太好了。  
我 有 一 件 围兜 太 好 很  
b.  $?len^{31}di^{33}ba^{33}sen^{33}aw^{35}gi^{33}\Lambda^{35}$ . 伯父的房子已经修好了。  
房 子 的 伯 父 修 好 语 气 助 词  
c.  $m\bar{i}^{35}\Lambda^{31}\text{la}^{31}tehi^{33}do^{31}thai^{35}hau^{33}\Lambda^{31}\text{te}^{35}$ . 他一笑起来真好看。  
他 笑 起 来 太 好 看

又如，在布赓语中，与“好”相关的形式有三个： $lu^{31}$ 、 $ndza^{31}$  和  $ho^{44}$ 。其中， $ho^{44}$  和汉语的“好”语音非常接近。如例(4)所示， $ndza^{31}$  能用于表达“评价”“效果好”“完成”“容易”几种语义，而“程度”一般使用  $kaj^{31}$  “很”来表达。

布赓语(李云兵 2005:70、123、181)

- (4) a.  $he^{44}ndza^{31}$  好日子(评价)  
日 子 好  
b.  $mjo^{31}ndza^{31}$  好笑(效果好)  
笑 好  
c.  $\eta go^{24}ndza^{31}a^{44}$  修好了(完成)  
修 好 了  
d.  $a^{31}ko^{31}nei^{44}kaj^{31}to^{44}ndza^{31}$ . 这些柴很好烧(容易)。  
柴 些 这 很 烧 好

这些例子说明，在中国境内语言中，不同语言的语素“好”不仅有不同的形式，其多功能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此外，在汉语的影响下，许多语言发展出与汉语的“好”类似的形式或功能。下文笔者将呈现基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

语言绘制出的“好”的语义地图。

### 三 “好”的语义地图

#### (一) 语言样本及计算方法

笔者选取了中国境内 50 种语言或方言作为研究样本<sup>①</sup>，涵盖了汉藏、南亚、南岛等不同语系，这些语系也是“东南亚大陆”这一语言区域的重要成员（详见 Enfield 2005）。样本的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语言或方言样本的分布

语系	语族	语言或方言
汉藏语系 (41)	藏缅语族 (27)	甘孜藏语、苏龙语、赵庄白语、美坝白语、挖色白语、达让语、末昂语、撒都语、义都语、阿依语、毕苏语、波拉语、卡卓语、拉坞戎语、浪速语、柔若语、扎巴语、大羊普米语、景颇语、梁河阿昌语、遮放载瓦语、邦朵拉祜语、基诺语、墨江碧约哈尼语、元江苦聪话、土家语、纳木兹语
	侗台语族 (11)	那斗语、标话、临高语、茶洞语、燕齐壮语、村语、银村仫佬语、居都仡佬语、荣屯布央语、水语、普标语
	苗瑶语族 (3)	湘西矮寨苗语、炯奈语、优诺语
南岛语系 (2)		回辉话、赛德克语
南亚语系 (5)		克蔑语、布赓语、布芒语、布兴语、俫语
混合语 (1)		五色话
系属不明 (1)		拉基语

笔者从这些语言或方言的研究文献中摘取与“好”相关的语义功能的描写，并根据语法部分的描写来判定“好”能够用于几种语义。换言之，从形式出发，如果一种形式能够用于某种语义，则记作“1”，否则就记作“0”，部分无法确定的情况记作“NA”。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捕捉到语义功能和语法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 (二) “好”的语义地图

研究多功能成分的跨语言表现，最有效的工具就是语义地图（Haspelmath 1997, 2003; Croft 2001; Croft & Poole 2008 等）。关于语义地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可参见张敏（2010），郭锐（2012），陈振宇、陈振宁（2015），叶婧婷（2020, 2021）等。

语义地图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概念空间的连续性”。Croft (2001:96-98) 明确提出这一假设，引述如下：“连续性假设：任何语言范畴和/或结构范畴都应该映射到概念空间中的一个连续的区域。”基于这一假设，通过绘制语言中不同语义、语法范畴的语义地图，可以构建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语义语法元素。这些元素类似于一个拼图中的各个部分，将这些部分组合

<sup>①</sup> 这是一个“方便样本”，换言之，主要是由于材料获取的限制，选取了这些语言或方言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语言或方言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已经出版的文献（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等）。

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空间”的图景。换言之，语言中的不同范畴就像是各式各样的积木块，每个积木块代表一个特定的范畴（或子范畴）。将这些积木块系统地搭建在一起，便可以建成概念中的“语言城堡”。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人类认知结构的复杂性，还为我们理解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视角。通过这一方法，我们能够探索和理解人类如何运用语言对复杂概念体系进行组织与表达。

语义地图有不同的绘制方式，例如经典手绘语义地图（Haspelmath 1997）、MDS语义地图（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或称“多维尺度分析法”，详见 Croft & Poole 2008）等。经典手绘语义地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直观性和对历时变化的呈现能力。然而，该方法在处理大规模数据集时存在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语义分析的需求。MDS语义地图作为新的技术手段，有效克服了手绘地图在数据处理上的不足。随着语言描写的深入，大规模数据分析已成为现实，而新型分析工具的应用，为揭示语言的潜在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工具不仅增强了语义地图的计算能力，还促进了对语言结构和演变的深入理解。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选择使用MDS语义地图对语言或方言样本进行可视化。简单地说，这类方法主要是通过计算不同参数之间的“距离”刻画参数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这种语义地图其实是一种相似度分析。具体地说，笔者使用的计算工具是R（R Core Team 2024），主要调用了如下几种R程序包：聚类分析调用了Cluster程序包（Daisy function “Gower” Metrics，详见 Maechler et al. 2023）；绘图工具主要使用了ggplot2（Wickham 2016）和plotly（Sievert 2020），前者用于绘制2D语义地图，后者用于绘制3D语义地图。利用这些程序包对语言或方言样本中“好”的分布进行计算，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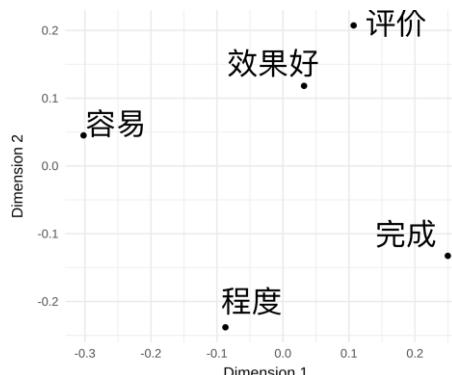


图1 “好”的MDS语义地图（2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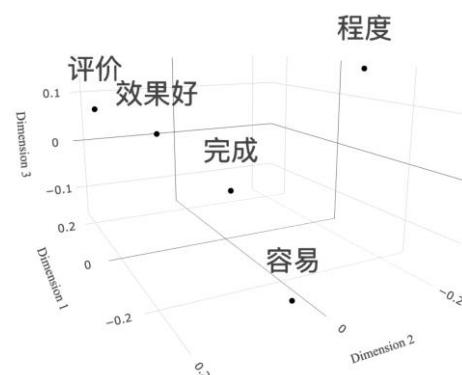


图2 “好”的MDS语义地图（3D）

图1和图2分别是2D和3D的MDS语义地图，显示了不同语义之间的概念距离。前文已经说明，计算的根据在于形式的差异。换言之，语义地图中所显示的概念距离，实际上说明了我们的样本中不同语义同形的概率高低。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而言，“评价”与“效果好”（即“好吃”“好看”等）的概念距离最近，而与“完成”“程度”“容易”等概念距离相对较远。这说明，“评价”与“效果好”同形的概率高于它与“完成”“程度”“容易”同形的概率。另一方面，“完成”与前两个比较概念（即“评价”“效果好”）同形的概率相对较高，而“容易”和“程度”与它们的概念距离相对较远，同形概率也较低。但是，这个观察的规律性不够显著，如果增加更多样本，或许会有更强的效果。

此外，如果我们从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对应这个角度观察不同语言形式的概念距离，也可以为不同的语言样本绘制 MDS 相似度分析图，其总体分布如图 3 所示（为了清晰显示，图中圆点处只标出一个代表语言）。圆点之间距离的远近表现了不同语言“好”的多功能模式的差异程度。例如，图 3 显示，那斗语和苏龙语的多功能模式比较相近，而与基诺语差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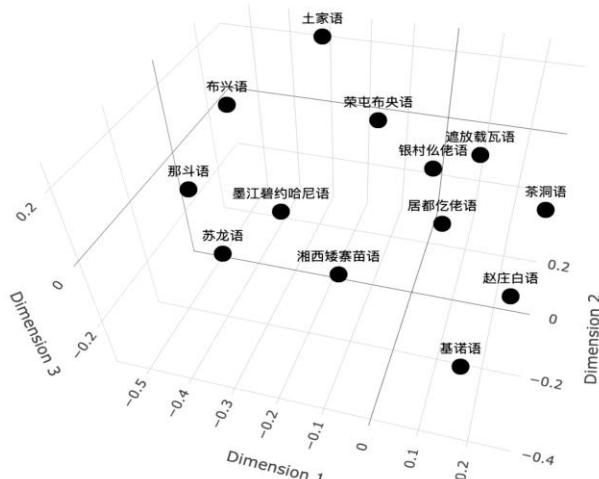


图 3 语言或方言样本中“好”的多功能模式的异同 (MDS-3D)

#### 四 “好”的概念空间的切割

语义地图方法是用于描绘不同语言中形式与功能之间的不同对应关系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概念空间的连续性”(Haspelmath 1997, 2003; Croft 2001 等)。无论是何种方式绘制出的语义地图，都从总体上反映了一个连续的概念空间，这个概念空间是跨语言数据所反映的总体趋势。理论上，在不同的语言中，概念空间的切割有不同的方式。与传统语义地图不同，MDS 语义地图的空间切割是使用直线将共有的概念空间切割为不同的语义地图。下面以水语和美坝白语为例，展示“好”的特定语言形式的语义地图。为了将语义地图的切割方式清晰地可视化，以 2D 的 MDS 语义地图为底图（概念空间）来进行切割。

水语用于表“评价”“效果好”和“容易”的形式为 *dai<sup>11</sup>*。但是，“完成”和“程度”两种语义不用 *dai<sup>11</sup>* 表达，而是用 *vuan<sup>31</sup>* 表达“完成”，用 *nan<sup>24</sup>* 表达“程度”。如下例所示：

水语（韦学纯 2016:274、254、160、81、56）

- (5) a. *zən<sup>11</sup>dai<sup>11</sup>* 好人（评价） b. *dai<sup>11</sup>nən<sup>53</sup>* 好闻（效果好）  
 人 好 好 闻  
 c. *?nan<sup>11</sup>ai<sup>33</sup>fan<sup>31</sup>fən<sup>31</sup>po<sup>33</sup>fe<sup>53</sup>tuə<sup>33</sup>fa:i<sup>53</sup>nu<sup>53</sup>dai<sup>11</sup>tu<sup>33</sup>tha:m<sup>35</sup>*.  
 有 个 说 分批 过端 弟兄们 好 相走  
 有的说要把端节分开，弟兄们好走一走。（容易）  
 d. *fe<sup>53</sup>vuan<sup>31</sup>* 做完（完成） e. *nan<sup>24</sup>?nit<sup>11</sup>* 很冷（程度）  
 做 完 很 冷

此外，水语中也有 *fe<sup>53</sup>dai<sup>11</sup>* “做好”这样的表达，但其意思并不是“做完”，而是“做得

好”<sup>①</sup>。换言之，在水语中，“V 好”和“V 完”由完全不同的两个形式来表达，这是常见的现象。事实上，在汉语中，“V 好”的语义也很复杂。根据陈忠（2008）的研究，虽然在许多情况下，“V 好”和“V 完”可以互换，但也存在一些不可以互换的情况。例如，既可以说“作业做完了”，又可以说“作业做好了”；但“存款全花完了”却不能换成“存款全花好了”，“咖啡冲好了”也不能换为“咖啡冲完了”。他认为，“V 好”是“完备式终结”，而“V 完”是“渐次扫描式终结”，后者不具有完备性。“存款花完了”是一个失去的过程，不具备“完备性”，所以不能说“存款花好了”。由此可见，“V 好”和“V 完”在概念结构上存在差异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即便在某些情况下“V 好”可以用来表达“完成”，也需要考虑其与“V 完”是否有差异。水语的语义地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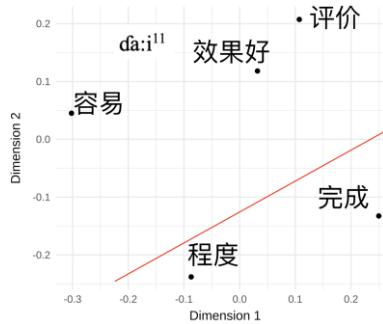


图 4 水语 *daxi<sup>11</sup>* 的语义地图

美坝白语<sup>②</sup>用于“好”这个语义的有 *təhio<sup>55</sup>* 和 *xu<sup>33</sup>* 两个形式，二者的用法有差异，相应的概念空间的切割也不同。图 5a 是 *təhio<sup>55</sup>* 的语义地图，图 5b 是 *xu<sup>33</sup>* 的语义地图。从图 5a 可以看出，*təhio<sup>55</sup>* 这一形式可以用于“评价”“效果好”“完成”和“容易”这四个语义（如例 6 所示），但不能用于“程度”（“很”的形式是 *fe<sup>33</sup>*）。

美坝白语的 *təhio<sup>55</sup>*（例 6a、6b、6d 由李煊提供，例 6c 来自李煊 2024:56）

- |  |  |
|--|--|
| (6) a. <i>iū<sup>44</sup>təhio<sup>55</sup></i> 好吃（效果好）  | b. <i>a<sup>33</sup>təhio<sup>55</sup></i> 好看（效果好） |
| 吃 好  | 看 好  |
| c. <i>pū<sup>55</sup> mɔ<sup>33</sup>pe<sup>33</sup>tū<sup>21</sup>mū<sup>35</sup>tsɿ<sup>55</sup>təhio<sup>55</sup>tū<sup>44</sup> kū<sup>31</sup>pa<sup>55</sup>tsha<sup>55</sup>tsue<sup>33</sup>.</i><br>3SG.GEN 妈 走 之前 做 好 RES 给 3PL 午饭 CLF<br>她/他妈妈走之前给她们/他们做好了一顿午饭。（完成） |  |
| d. <i>thu<sup>33</sup>tū<sup>33</sup>tsɿ<sup>44</sup>pe<sup>44</sup>təhio<sup>55</sup></i> .<br>路 这 CLF 走 好  | 这条路好走。（容易）   |

美坝白语的 *təhio<sup>55</sup>* 作动词补语时，还可以表达“做得好”的意思。其中，类似于“得”的补语助词 *tū<sup>44</sup>* 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如例 7 所示）。而“V 完”是没有 *tū<sup>44</sup>* 的紧缩式动补结构。这说明，或许在语法化的过程中，“V 得好”中的“V”和“好”的语义发生了进一步融合；语法化之后，产生了“V 完”的语义。演变的逻辑可以理解为从“评价”义到“完成”义，一件事情做得好，一般情况下是以“完成”这件事为前提的。

<sup>①</sup> 感谢杨小燕老师提供语料。此外，根据她的反馈，水语的“好”也不能表达“程度”义。

<sup>②</sup> 感谢李煊老师（美坝白语母语人）为笔者提供的信息。尽管美坝白语和挖色白语（王峰 2016）能够互通，但在“好”的用法上却有所不同。

美坝白语中的“V 得好”（李煊提供语料）

- (7) a. tsɿ<sup>55</sup>twi<sup>44</sup>təhio<sup>55</sup> 做得好  
做 得 好

- b. tsɿ<sup>55</sup>təhio<sup>55</sup> 做得好  
做 好

再看美坝白语另一个表达“好”的形式 xu<sup>33</sup>，此形式可用于“评价”（例 8）。如图 5b 所示，xu<sup>33</sup> 只能用于“评价”，不能用于“效果好”“完成”“容易”和“程度”。

美坝白语中的 xu<sup>33</sup>（李煊提供语料）

- (8) xu<sup>33</sup>nɿ<sup>44</sup>ciɛ<sup>44</sup> 好日子（评价）  
好 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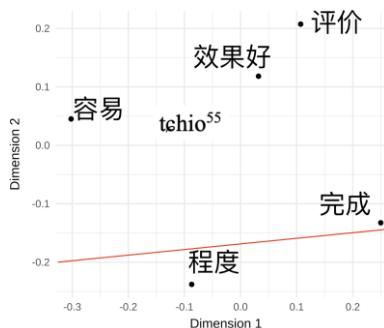


图 5a 美坝白语 təhio<sup>55</sup> 的语义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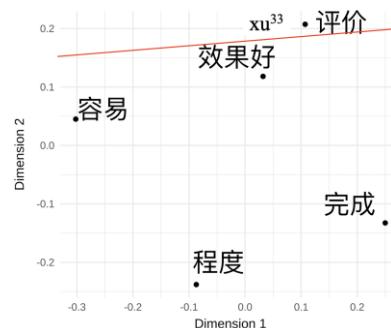


图 5b 美坝白语 xu<sup>33</sup> 的语义地图

理论上，样本中的每种语言或方言均可以使用概念空间切割的方式，得出该语言或方言中与“好”相关形式多功能模式的概念空间切割结果。语义地图的绘制是以形式和功能的不同对应方式为基础的。换言之，不同的语义地图都是以语言中的形式（结构）为基础，而不是以整个语言为基础。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内部也会有不同的结构类型，例如美坝白语 təhio<sup>55</sup> 和 xu<sup>33</sup> 两个形式的语义地图就有差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可以刻画跨语言的共同趋势，又可以在这个共同的概念空间中，切割出不同语言结构的语义地图。

## 五 结论及余论

笔者考察了中国境内 50 种语言或方言中“好”的形式与功能，并使用 MDS 分析法绘制出语义地图，揭示了“好”的概念空间。概念空间反映跨语言的总体趋势，每种语言的特定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义地图，反映不同语言对概念空间的不同切割方式。笔者通过语义地图模型，刻画了“好”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多功能模式。

“好”表达“完成”义在汉语及其周边语言中相对比较常见，而鲜见于世界其他语言（例如英语的 good、well 都没有“完成”的含义）。这或许是源于“述补”结构。戴庆厦、黎意（2004）研究了藏缅语言的补语结构，认为汉语和藏缅语言中的补语是分别独立发展而来的，相对来说藏缅语言的补语结构不如汉语发达。“V+好”表达“完成”义在各语言中的不均衡现象，或许与补语是否发达有关。此外，屈折成分较为发达的语言倾向使用专门的屈折手段来表达“完成”语义，而非使用述补结构。中国境内屈折手段发达的语言中，“好”的“完成”语义很可能是与汉语接触的结果。除了第二部分所举的例子之外，其他语言或许也会借用汉语“好”的形式或功能。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一些过去没有的功能未来或许会慢慢产生。

在一些语言中，“好”的功能或许也会随着语言接触进一步扩展，最终形成与汉语类似的格局。

Vendler (1963) 指出，“好”与其他属性概念不同，其语义非常灵活。例如，英语中的 good “好”可以有多种语义解读，包括描述习惯性行为（如 a good dancer “一个舞跳得好的人”），描述事物的用途（如 a good meal “一顿好吃的饭菜”），以及评价行为（如 it is good of John to help “约翰的帮助行为是好的”）。而相对而言，red “红色的”的解读就相对单一，如 a red carpet “红色的毯子”、a red dress “红色的裙子” 中的 red 都仅表“红色的”之义。“好”的解读还会因语境不同而产生差异。“好”的这些细致的语义差异及其跨语言表现，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描写与解释。

## 参考文献

- 陈振宇、陈振宁. 2015. 《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中国语文学》第 5 期.
- 陈 忠. 2008. 《“V 完了”和“V 好了”的替换条件及其理据——兼谈“终结图式”的调控和补偿机制》，《中国语文学》第 2 期.
- 戴庆厦、黎 意. 2004. 《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语言研究》第 4 期.
- 符昌忠. 2020. 《那斗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郭 锐. 2012.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载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编《对外汉语研究》(第八期) 第 96-13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康忠德. 2011. 《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 煊. 2024. 《再探美坝白语体标记的语法特点》，《语言学论丛》第 2 期.
- 李云兵. 2005. 《布赓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任 荷. 2023. 《情态助动词“好”的来源与演变探析》，《当代语言学》第 5 期.
- 王 锋. 2016. 《白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韦学纯. 2016. 《水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燕海雄、江 荻. 2016. 《藏语甘孜话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婧婷. 2020. 《名词性领属结构的概念空间——对中国及其周边语言的考察》，《民族语文学》第 5 期.
- 叶婧婷. 2021. 《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基于语义地图的跨语言视角》，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 定、丁海燕. 2009. 《助动词“好”的语法化及相关词汇化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张 敏. 2010. 《“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 42 辑) 第 3-6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and Keith T. Poole. 2008. Inferring universals from grammatical variation: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for typological analysi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1): 1-37.
- Dixon, R. M. W. 1977. Where have all the adjectives gone? *Studies in Language* 1(1): 19-80.
- Enfield, Nick J. 2005. Areal linguistics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1): 181-206.

- Haspelmath, Martin. 1997. *Indefinite Pronou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l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pp. 211-242. Mahwah,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aspelmath, Martin. 2010. Comparative concepts and descriptive categories in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Language* 86(3): 663-687.
-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and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echler, Martin, Peter Rousseeuw, Anna Struyf, et al. 2023. Cluster: Cluster Analysis Basics and Extensions. R package version 2.1.6. <https://CRAN.R-project.org/package=cluster>.
- R Core Team. 2024. R: A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Vienna: 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https://www.R-project.org/>.
- Rzymski, Christoph, Tiago Tresoldi, et al. 2019. The database of cross-linguistic colexifications: Reproducible analysis of cross-linguistic polysemies. *Scientific Data* 6(1): 1-9. doi:10.1038/s41597-019-0341-x.
- Sievert, Christopher. 2020. Interactive Web-Based Data Visualization with R, Plotly, and Shiny. Florida: Chapman and Hall/CRC.
- Vendler, Zeno. 1963. The grammar of goodnes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2(1): 446-465.
- Wickham, Hadley. 2016. ggplot2: Elegant Graphics for Data Analysis.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https://ggplot2.tidyverse.org>.

## Multifunctional Semantic Maps for the Concept ‘good’

YE Jing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cept ‘good’ in 50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five primary functions associated with ‘good’: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COMPLETION, EASE and DEGREE. Using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M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semantic maps to show the conceptual space of ‘good’, revealing mapping patterns across languages. Overall, the conceptual distance between EVALU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s the shortest, followed by COMPLETION, while EASE and DEGREE are relatively more distant from EVALU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conceptual similar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good’ related to COMPLETION and EASE may reflect an areal feature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s such cases are rarely noted in the reference grammars of language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Keywords]** ‘good’ semantic map conceptual space minority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通信地址：200433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 胡鸿雁】